mimizorro / July 30, 2009 03:43PM

[可复制的v.s. 不可复制的 - 萨满教的“音乐观念”](#)

摘自百度

【萨满音乐观支配下的乐器作用及其影响】

在萨满教庞大、驳杂的信仰体系中，是否有被理论家们称作“音乐”的概念？我曾在对萨满的采访中多次做过实验性的探讨。结果证明，在那些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和较少受现代艺术影响的萨满的观念中，几乎没有一个明晰的、能够被我们称作“音乐”的东西。采访者不能向萨满发出“你能演奏少种节奏”之类的询问，只能说“你会打多少花样”；然后再在记录下的“花样”中寻找被你称为“节奏”的东西。否则，不是你把萨满搞糊涂了，就是你被萨满弄得懵懵懂懂。在一次采访中，一个机灵的萨满似乎领悟了我所说的“节奏”，卖力地给我演奏了“十几种”所谓“节奏”。然而，除了他那紧闭双目却极富表情的脸庞不断变化之外，我却始终没有明白这些几乎千篇一律的音响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而当我为了更清楚地记录一段神歌，要求他不必打鼓说说“歌词”就行的时候，他竟茫然不知所措，象个背不出课文的小学生一样。刚才在鼓声中载歌载舞、倒背如流的样子，荡然无存。我们所寻求的各种“节奏”，是萨满那些不同的“花样”；但是，二者却不是一个内涵完全等同的概念“花样”里包含着更复杂、更丰富的东西，它似乎只有与表演方面的许多因素结合起来才能施行。向萨满单纯索要“歌词”，也是荒唐之举没有舞和乐的“歌词”是难以在萨满那里产生出来的。也许能有一个年轻的“萨满”会向你提供一些“歌词”，那多半是些为骗取你的钱财而“创作”的作品。

于是，我们似乎得到这样一个忠告：对萨满教这种超越时空(历史、地域、社会发展阶段)的跨文化，不能完全运用即定的分类逻辑去分析它；而应当强调综合性的、整体式的研究。即使在一些具体的项目研究上，也应如此。在与萨满的接触中，你不能象钢琴师带着音叉在悉尼大剧院为帕瓦洛蒂调音一样，除了琴弦的振动以外可以对舞台上的其它一切置若罔闻。而要象旅行家到法兰西去参观巴黎圣母院，把自己置身于神秘的宗教氛围之中，对那个具有独特建筑风格、传奇般的历史杰作，做一个全方位的考察即从对文化事项的整体观照中，去发现和阐释萨满音乐的独特审美情趣和艺术魅力。

以艺术形态而观之，萨满音乐是歌、舞、乐的综合体；

以文化形态而观之，萨满音乐是宗教、民俗和艺术的综合体。

在萨满那里，音乐明显地不是什么独立于生活方式之外的一种“艺术”样式，它就是生活本身。在这种音乐观支配下的萨满跳神音乐，是一种与神沟通的特殊语言；而神鼓和腰铃则是萨满使用这种语言的专用工具。也许正是这种近乎达到迷信程度的观念的延续，使萨满音乐屡遭劫难而未灭绝。不难看出，萨满的音乐观与萨满文化圈以外的音乐观是有所不同的。因此，人们不要期望以自己生活其中的价值体系为参照系去分析和评价它能够奏效；就如同欧洲人不能用自己使用刀叉进餐的习惯试图去解释、或者矫正中国和日本使用筷子吃饭的风俗一样。刀叉与筷子虽然都是相同功用的餐具，却又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